

博異志 會真記 墨心符
南柯記 枕中記 酉陽雜俎

唐代叢書

廿之十五

同是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主人主人

博異志

唐鄭還占撰

敬元頴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
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花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
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
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
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
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役

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
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
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
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
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
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
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
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
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匣中焚

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小大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若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儻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

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并無故自崩兼延及堂墮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續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

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
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
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州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
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
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
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鴟素面如玉迎
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

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與青衣命漢陽人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甬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觀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似芭

蕉有紅花滿樹未_注天如斗蓋正對飲所一女即執酒
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
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
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
即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人神仙纔一巡此夕月
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
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
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即取
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

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
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
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
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
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
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
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
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
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

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乃言曰昨夜海

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處取
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
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
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
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
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
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
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
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
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
適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
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
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
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八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
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往
矣常每年九月二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
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
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謁忠竭忠中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元微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尤茯苓三十

載因藥盡領僮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廻宅中無人嵩
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
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君在院中耶今欲
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
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
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
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
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
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
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
八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
送之元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
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
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
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
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

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
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
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
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
姨指庇昨醋醋不能依廼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
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
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
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
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曰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
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
自洛南圻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
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
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
媿謝各裏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
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
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
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
餘工人忽聞地中雖大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
工人乃八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們壁而傍行俄
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
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
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
色蛟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平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
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
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
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
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
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
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
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僿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
遂通一玉簡人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
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人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琪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
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
閩姑射然方得仙曾誠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曰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
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
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
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然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
叩山亭院門者藥監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叅奉文

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八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
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淺青圓頭
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
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
遂爲吳王進八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
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
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
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
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

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
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
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
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
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
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
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
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方悟土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曰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口錢所在文本遂憂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調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

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
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
曰願示其書曰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
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
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
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
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
斷陽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
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

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从却
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
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
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有王炎云元和初
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
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關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二
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
勝悽進詞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
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扇鑠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
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
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
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
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
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
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

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
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
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
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从而老青
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
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
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人
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
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

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
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
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
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
人終不能知兵來由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乃寄居於園
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
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

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
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
八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
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
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
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
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
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
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

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
絕長手携一襪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
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
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
食汝乃解所携襪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
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
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却輒不得動
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
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玉牙

鋒鑠臂曲瘦木甲孳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
嚙目電燧吐火暝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
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从之
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
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
下馬八來衝踏夜久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
血肉殆盡夜久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
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
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

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爲傳志自是一代才情
非後世可及然恠深幽渺無如諾臯博異二種此
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

博思志終

博思志

卷二五

七

會真記

唐元稹撰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諾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諾者哂之亡幾何張

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
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
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
於蒲有中人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
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
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
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
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

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令俾以仁兄禮奉見
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
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人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
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从之乃至常服悴容
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
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
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
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
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

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純綺閑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曰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

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
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
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
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拔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
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
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
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巖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
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
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
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
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
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
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
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
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

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
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
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治力不能
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
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
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婚啼宛轉紅
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
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
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

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貲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
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
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
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
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
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
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交桃之亦不甚
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
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

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
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嘗西去當去之夜不復自言其
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
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
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
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懼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
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
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

獻歛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
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
廣其意崔氏城郭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
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
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
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
忽如有所失於謹謹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
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

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國微眷念亡歎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
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
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撻鄙人無投
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
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如或達土畧情舍小從夫以先配爲醜行謂

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
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
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
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
交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
之真侔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
以爲好耳心適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于
萬珍重春風多厲躡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張生發其書於所刊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

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
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
稹亦續生會詩
詩二十韻日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
遙天初縹緲在潮蔥籠籠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
綃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
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
衫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
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
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六頸舞翡

翠合歡籠省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
玉肌豐無力慵核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絲
蔥蔥方齒于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
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啼粉流清鏡殘燈遶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
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幕幕
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
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種特與張厚因微

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充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
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
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
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
月執事李公垂宿於子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
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附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窻嬌女字鶯
鶯金雀姪鬢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山元微之古艷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
垂袖開懷待好風
鶯藏柳暗無人語
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草樹光
嬌鶯不語趁陰藏
等閑弄水浮花片
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
 取次梳頭雅淡妝
 夜台帶烟籠曉
 日牡丹經雨泣
 殘陽依稀似笑還
 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
一作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
 鑲釵鐔篸紅絲髮
 須臾日射鵝脂
 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鐔一作漫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
 萬樹桃花映小樓
 閑讀道書慵未
 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黃紅著壓遂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
薄些些純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廻
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
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聞花氣睡聞鶯
娃兒撼起鐘聲
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三前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
不願爲庭前紅槿枝
七月七日一相見
故心終不移
那能朝開莫飛去
一任東西南北吹
分不兩相守
恨不兩相思
對面且如此
背面當何如
春風撩亂伯勞語
此時拋去時握子
苦相問竟不言
後期君情既決絕
妾意亦參差
借如死生

別安得長苦悲

其二

暗春水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
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
衆人之扳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
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
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
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但感久相思何暇覩相悅虹橋流薄恨天鷄識時節
 曙色漸曛曩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一作年何
 時一作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隔一作是
 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
 裏玉龍深處暗聞香聞當作焚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
後潛教桃葉送秋干

其三

寒輕夜淺遶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
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
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其五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
憶得雙文衫子薄，細頭雲暎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
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
曉日行看墮，春酥旋欲消。
何因肯垂手，一作不敢望回腰。

王性之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此
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
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
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
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
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
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
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
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

鄧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
微之所敘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
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
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旣
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
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
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
六年之辰正二十二歲傳奇言生年二十
十二未知女色又韓退之
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婿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

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

十八年徵之始中書判拔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

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

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一作尉鵬

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

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

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

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

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

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前叙所遇後

言捨之以義及敏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游

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其詩多

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

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

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

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昔于賦詩云爲見

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元幼年與蒲中

詩人揚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云生發其書於所知我亦聞其說

所書

楊巨源爲賦
崔銀一絕

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

無疑況於如是之衆邪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

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邪

張姓出元氏之後元姓亦然爲跋氏至後

魏有國改姓元氏

僕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

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

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迹必須

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

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

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爭無不可考者特學

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

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流風一作風流餘韻照映後世

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為遷

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

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

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會真記終

此後文字...

黑心符

唐于義方撰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鄉諸侯一國從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之教也北雉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詩之勸也威公縱文姜喪軀而幾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幾亡漢文帝牽制於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

溺惑於武媚故失威權階大周之僭萬乘尚爾况庶人
乎又况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
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
酷其事歷七可見爲夫者耽少後入巧言房簀之間夜
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
礙口噤不得聲如絳口頭癡不得動如杻械被身束縛
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
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
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

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捷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健步辨之曰舐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尙且流汗清踵吐血逾胸悚懼惶惶戰栗振悼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子飛對內殿連理入

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
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殺之有朋如此朋必絕
之有閭里如此隣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
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
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叔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
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雲霧發喉爲
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
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
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三二年齒髮且衰壽命

且盡貨物彼卷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謀媒通
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兒
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其家
虛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
夫言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逼心鑽
徹骨鏃就朋友親族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
殺夫首子禍歸刀鋸寃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
人恬爲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
筭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

盜賊以德易色修已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畀之諸子曰受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是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兼已惑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諳而慎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也

顏氏家訓云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

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闔之隙
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
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於土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
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
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
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
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
安有孝子乎黑心符微傷大雅要自傷弓驚餌之言

留之爲顏氏下一注脚于義方來州右長史

夫欲文其難又欲之其對不容也

其而自志夫自古發其對妻以一言前入

辭盡夫人文輔志其難也

翰儒盛公門前道其難也

余亦欲其難也

到平百少女子音其難也

而此其難也

其難也

南柯記

唐李公佐著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
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
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
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
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日子其寢矣余
將抹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

髯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穴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

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
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
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
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
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
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
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
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
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令尊命不棄小國許令
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
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
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
蕃交遊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
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
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
綵碧金細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干郎

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
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
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
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
感寺侍上真子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
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
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从顧余輩曰人之
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

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日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
帶甚偉前拜生日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
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
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
武成侯段公因次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
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
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
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

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
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
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
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
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
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
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
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
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

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問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汝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
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鄉但爲之余當
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曰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大守
黜廢欲籍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
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
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
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
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
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毘佐之器

處上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
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
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日南柯國之大郡土
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患政不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
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
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
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
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

耆老音樂車舉武衛鑿鈴爭來迎奉人物嗔咽鐘鼓誼
譁不絕十數里見雄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
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
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
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字王
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遷
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
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
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

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
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
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邁疾旬
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
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
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
衣哭於郊候靈舉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
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日故司憲子榮信亦
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

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忌
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
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
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
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
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
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
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
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

忽若昏睡膏然从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一使謳謔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

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
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
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
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
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
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
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
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
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

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
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
去二丈磅薄空墟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
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鼓卽生所獵靈龜
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
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
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合掩塞如
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
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
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
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
藏水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
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
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
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
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
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憩泊淮浦偶覲瀆子生蔡詢訪

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
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
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南柯記終

枕中記

唐李泌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
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
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裘
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
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諸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言
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
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

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寗而寢其兩端生府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二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

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
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
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敗死河湟震恐帝
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
戎虜斬首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
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
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
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

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二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
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
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
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
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
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
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
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儉位倚傳爲考功員外
儉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

周萬年尉
季子倚最

賢年二十四爲右

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
登台鉉出入中外廻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
時無比未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
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
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烏將終上
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
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
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
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

筋骸俱弊彌留沈因始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遺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侯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讌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

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枕中記終

枕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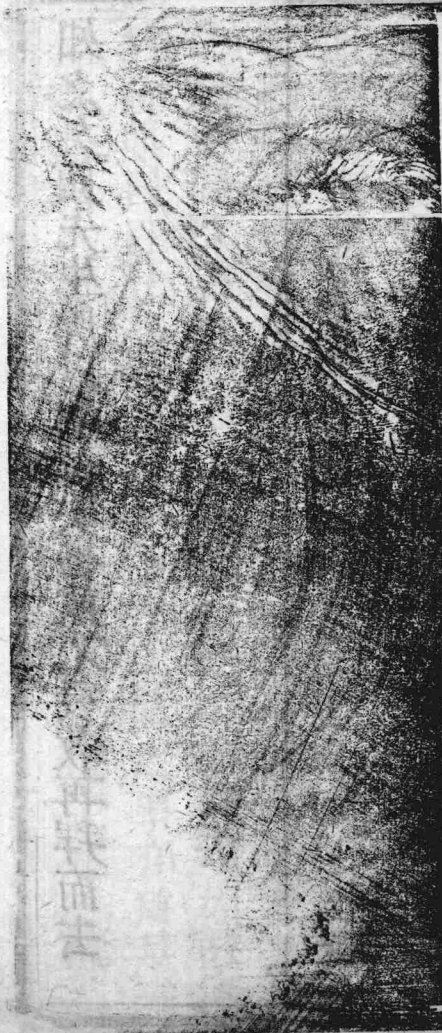
卷之五

五

林田記

卷五

三



酉陽雜俎卷上

唐 段成式撰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
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
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
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

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拜閣曰婦家親賓婦

女畢集各以杖打鞏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鞏說文云卽婿字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鞮及鞞正月進箕帚長生

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繪爲鞮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蟇五

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

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餅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

使者言節下轂下一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

類相言於定下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耐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日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

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
令窻釜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
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
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
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
也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
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膺心壞一切善
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
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

乃食其口不得不著之

山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
羅越澗境極幽夔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徒倚間
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
襍物方睡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
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
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言一曰君知月
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曰爍其凸處也常有八
萬二千戶修之子卽一數因開襍有斤鑿數事玉屑飯

兩裹授與一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
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
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泰宗
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
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
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
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

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
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
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
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
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于金方三千卷
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
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
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髮皓白二童青衣
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

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
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
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
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喙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
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
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
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
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

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
生平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
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襖取一石合大若兩指
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
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
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
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
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
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

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
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
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
襪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
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盡且以酒色
爲誠也裴還洛中路問其附信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
麩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
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矢志成疾惡明

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
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
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
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
吏甚衆見妹鞏賈奕與已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
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
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
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
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

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
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
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
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
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
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
密無刺其花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芎附地亦飛花
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曰天
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

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牋交煥其地及壁澄
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
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
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甬道橫以變聲
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磨下狹皆豐隆頃有
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
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
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日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
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

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

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
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
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
岸又經西北涉一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
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
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
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
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
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
人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助說崔司馬
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
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
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
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
外耳有數人荷鋤鑿立於穴前一日崔問之皆云邢真
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
噴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與申白帽垂綬執五明扇侍

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爲公再三論
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
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
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吾等可爲
予辨一味也數日補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
衆皆閉戶不敢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
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
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
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

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于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
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
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
瑄太尉所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
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魚殮休
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
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
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
頃刺史具鱸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曰

以龜茲板爲托其父病瘡而終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下弟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埜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槎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瓮沙數掬援按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

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于盤上喫之悉成
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
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本驕雅不識道者今返請
爲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干下賤台役干秀才
若限未足復須力干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
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
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
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
去不知所之也

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爲公再三論
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
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
皆是各土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吾等可爲
予辨一味也數日補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
衆皆閉戶不敢警效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
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臆疎揮色若削瓜鼓髯
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
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

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于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
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
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
瑄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
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魚殮休
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
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
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
頃刺史具儼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

寶歷中荊州有廬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于白湫南
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
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利息之術廬覺竟
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
埋形儼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廬笑曰今且驗君土人
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
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
也可閉門戒妾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
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

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糶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簣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斲其妻亦喜及市櫟就輦正當二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于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

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
君所居堂後有錢一詭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
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
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若是吾更
何求乎乃命家童斲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撤之有巨瓮
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
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
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
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謫愈

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

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曰遊讌不得復進王殊怏怏因至
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
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
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
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火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
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
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
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
之大駭方言於干公王已潛去干悔恨令物色求之不

獲

雲安井自大江沂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泐沂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振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

天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
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
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
所困者多矣余甯險難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
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亦祐善其言因使諭龍皆
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
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元宗旣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
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旣畢覆其本記念精熟

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
爲聖人先是一行既歸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
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
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
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
上鐘梵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
言怪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命召
一行旣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
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

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
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太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
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
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簌簌旣而謂其
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
耶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
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
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請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
洛下閎造犬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

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尙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尙至矣一

行人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額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宇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堂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

卽齒良瓜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楊以襪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皆請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殆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元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眾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眾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

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
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
曰元真此來特從尙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
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
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
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
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
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
何事尙書獨不塵坐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

軍不悅因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尙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鬣尾焉高與監軍曰曰禮謁將討其道要一父忽失所在矣梁劉孝儀食鯖鮪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報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

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
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白如此或是古今好
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
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意尚貴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
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岷議曰鮓之就腊驟於屈
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
螯母螭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緘非金人之慎
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

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
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鮠表以譏刺
時人其詞曰臣鮠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日熬將軍
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
籠臨鼎載兢載惕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鮐腹之誚
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激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
臨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
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櫂輕
瓢纔動則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葢

之中迢迢朱唇之內銜恩滋澤九殞勿辭無任屏營之
誠謹列銅鑄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
沼縉紳陂渠俊又穿蒲人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
謝也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
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水延舟水觸舟舟覆詔失李公
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
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
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

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置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酌水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一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筴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惟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堅水陷一釣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西陽雜俎卷上終

酉陽雜俎卷下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阻險氣多瘦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邱

氣多疋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

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

篆書制書

百阿 卷一五
列書曰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
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
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
反左書行押書撒書景書半草書

歷城北一里有蓮子湖周圍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
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
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秦軍張伯瑜諮公言向
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
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

湖曰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
湖曰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曰蓮子故
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
白面書生

王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
宴士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
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
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
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雨

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爾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
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
賀文發宴魏使李憲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
蕭蕭蕭風簾舉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
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
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
不似河水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水上有狸跡便堪人
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
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

西陽雜俎 卷十五 三
乃是烏之一長狐疑魍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卽盡笑曰奇快瑾曰鄉
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
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
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
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與酒勸陳昭曰比席已後便與鄉少
時阻濶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
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

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蠶蛇蜒尾翅皆張非
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
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
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謹
肇師曰適信家餉致瀾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
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
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王
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

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
嘔治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榮者方生獲
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
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
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
作法事唯鼻一櫃入店中夜以脇膊有聲店戶人怪曰
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一僧已死骸骨悉
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
人能爲奏聲當時號莫才人嚙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
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
則人人爲國手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
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會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
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
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
彼此相芳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
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

靈運池塘十字焉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
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
能過此惟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
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隨命筆爲
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書
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
留謝此山阿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劾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劾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劾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劾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燿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未有闔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劾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爲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若功飯顙山頭之句段成武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

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
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大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
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
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即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爲
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
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
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
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

之遊竟畜亡命訪城名姬如颯襲羶無不獲者時請蔡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高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肩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厲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踏于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

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
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
當家今可依之曰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
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
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
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父簡老忽至皓處
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於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
君子皓拜謝之卽父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
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

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彼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官位騰蹕恠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于襄陽頤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

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
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
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吐一曰吐芡織鳥雙飛
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
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
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曰暮泣
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
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

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之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二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

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
云晉惠未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
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
戒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
規三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
之戲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
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澗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
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

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聞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曰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面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也

諸記云許彥於緩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

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
龍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
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
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
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
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
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格
可愛與彥叙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
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

徐起謂彥曰暫留遂久留君曰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桂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元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

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子察君神靜有
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
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
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即日
上章封剗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
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
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
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元績
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

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
如震丹已飛矣釋元裝西域記云中天婆羅尼斯國鹿
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
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
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
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
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
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于壇側隱者按劍
念咒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

良人出語其違約列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
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
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
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
自念已隔一生成及衰朽唯此一子應遽止妻不覺發
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
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
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外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

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
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人普賢地乎集賢校
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
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
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
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之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
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鷲湫處詵
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
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

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
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止子壺止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
見壺止子壺止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始見吾杜德機
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止子壺止子曰嚮吾示之
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止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止子立未定失而走壺止子曰吾與之虛而
猗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

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
 矣蓋取於列子均後于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為各言人
 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西陽雜俎卷下終